

西 游 记

(上)

吴承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书名:西游记(上)

作者:吴承恩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ISBN:7-02-000873-9

中图分类号:I242.49

价格:15.8元

前 言

在十五——十七世纪之间,对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来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小说开始往纵横两个方向伸展,展现了色彩斑斓、标新立异的繁盛景象,长篇、短制、文言、白话,构成了一个惊人的小说奇观,小说世界已蔚为大国。世称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产生于此时,它们都是耸立于艺术群山中的高峰,其中被鲁迅称之为“魁杰”、“巨制”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就是吴承恩终其一生对中国小说史,也是对世界小说史奉献出的伟大的瑰宝。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县)。约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约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自幼聪颖慧敏,少年时代即以文名冠于乡里。他较早地进了学,但偏偏中了秀才后,即屡试不售,困顿场屋,蹭蹬穷年。嘉靖二十三年(1544),吴承恩已到中年,才补得个岁贡生,又过了差不多七年之久,才到北京吏部候选,结果只获得个浙江长兴县丞的卑微官职。他不愿改变自己的傲岸性格以屈从长官意志,始终保持着刚直的风骨。

对于一个诗人兼小说家来说,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发现,就意味着忠实于自己的诗魂。在众多的歌唱中,吴承恩的著名长歌《二郎搜山图歌并序》是一首气势伟岸的诗,也是他全部诗作

中的一组强音符。他以纵横捭阖、浑灏奔放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神话中二郎神搜山,使魑魅魍魉、狐妖虺龙,或断头授首,或束手就擒的奇幻景观。因此,这首诗同《西游记》一样应该看作是吴承恩向一切封建统治和腐烂没落的社会发表的抗争檄文。

吴承恩久经动乱,但是豪情与诙谐依旧,他没有在悲哀中消沉,其《送我入门来》一首词可看作吴承恩整个人生态度的自我表白:不为贫穷的处境、困顿的遭遇、世人的白眼、炎凉的世态所屈服,在严霜积雪的酷寒中,信心百倍地“探取梅花开未开”,它可视为诗人的自况。这洁白芳香的“梅花”正是象征着他那高洁的人格,也象征着他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他的诗和他的小说一样,是以乐观意识为轴心,或者说,终以乐观的调子完成悲哀的美。

诗人有幸,他不仅能以健笔参与了中国小说史创造的巨大工程,而且能以他的诗篇保留下历史巨变时代的动人场面和音响。

我们说,没有吴承恩,自然没有《西游记》,但没有《西游记》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吴承恩。事实上,他们是互相创造的。虽然我们看到了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营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然而它的题材和基本情节又不是他的首创,它的产生过程和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相类似。

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是由历史的真人真事发展演化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青年和尚玄奘独自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经,这一惊人举动,震动中外。玄奘在取

经过程中所表现的坚定信念、顽强意志,令人敬仰。他所身历目睹的种种奇遇和异国风光,对人们具有极大魅力,他的行为和见闻本身,就具有不同寻常的传奇色彩。取经故事的真正神奇化是在它流入民间以后,愈传愈奇,以至离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愈来愈远。在《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中,取经故事已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据欧阳修《于役志》载,扬州寿宁寺藏经院有玄奘取经壁画,可知取经故事在五代时已流布丹青。

形诸文字刊印于南宋时期的第一本小说形态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标志着玄奘天竺取经由历史故事向佛教神魔故事过渡的完成;标志着“西游”故事的主角开始由唐僧转化为猴行者;标志着某些离奇情节有了初步轮廓。因此它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

由于《取经诗话》是晚唐五代佛教徒宣扬佛法的“俗讲”,一般属于宗教文学。与此同时,“西游”故事随“说话”艺术的繁荣,又以“平话”的方式出现,至迟到元末明初,就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后来百回本《西游记》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在《平话》里大体上已具备了。《西游记平话》的形式风格,比较接近于宋元讲史平话,文字古拙,颇像元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描写亦欠精细。但无论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诸方面看,《西游记平话》都很可能是吴承恩据以加工进行再创造的母本。

取经故事除了在话本和其他艺术形式中不断发展和流布外,还搬上了舞台。宋元南戏有《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可惜都已失传。元末明初则有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和杨讷(景贤)所著的《西游记》杂剧。杨作共六本二十四折,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后面有收孙行者、收沙僧、收猪八

戒,女人国逼配、火焰山借扇、取经归东土、行满成正果等情节。吴承恩正是在前人艺术创造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并受到多方面的启迪,才写出了《西游记》。郑振铎先生曾说:“惟那么古拙的《西游记》,被吴承恩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壮健,文采的秀丽,言谈的幽默,却确远在罗氏改作《三国志演义》,冯氏改作《列国志传》以上。”(《西游记的演变》)

历史赋予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以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明朝自成化(1465—1487)以后,特别是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两朝皇帝,都崇信道士羽客的妖妄之言,这股风气从上层一直蔓延到民间,神魔小说的崛起和风行,显然同这一社会风气下的精神状况有着密切关系。至于作家的主观条件,由吴承恩的诗文,已经证明他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而在小说创作经验的积累上,他的志怪小说集《禹鼎志》虽已亡佚,但此书或许是他写作《西游记》做准备练笔而用的。幸运的是,从此书的序中我们却又得到这样的信息:“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这“微有鉴戒寓焉”与《二郎神搜山图歌并序》联系起来看,其相通之处甚多,这就是作为小说艺术家的吴承恩兼具思想家某些品格的明证。

吴承恩虽然以其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使原来的“西游”故事顿改旧观、面目一新,但他也不能不受传统故事基本框架的限制。《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主要篇幅还是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扫除障碍、取回真经,终成正果的故事。小说也正是按其脉络布局的:从第一回至第十二回是整个故事的序幕,交代取经故事的缘起。第十二回后的八十八回书,

才是吴承恩取经故事的主体工程。前七回集中写石产仙猴、闹龙宫、闹地府、闹天宫,主要是写西天取经的保护人孙悟空的非凡出身和神通广大的本领。第八回主要介绍取经集团中其他四名成员的出身经历。第九回至第十二回则是承袭第八回继续叙述西天求经故事的缘起。从整体结构看,前七回故事的主要作用与第八回一样,既然同是介绍取经集团成员的出身经历,自然也应视为序幕的有机部分。把前七回同七回以后截然分开,说成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从而把孙悟空大闹天宫等情节,从取经故事的序幕中剥离出来,显然既不符合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也不符合中国古代小说思维的定势,更不符合神魔小说结构布局的一般模式。

吴承恩的真正的创造性,体现在《西游记》的情节提炼和故事剪裁的全过程。如果把小说《西游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相比较,有两点明显的变化值得注意:第一,《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与杂剧中的孙悟空,虽已逐渐升格为主角,但本领与所起之作用都有较大局限,取经途中降妖伏魔主要力量,实际是大梵天王与“十大保官”。而小说《西游记》,却把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与求得真经的决定作用大大提高,并淋漓尽致地大加渲染,从而使之由取经集团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一变而为小说中名副其实的主角。事实上,《西游记》的主体工程和审美价值,只能是关于孙悟空“一生”的故事。如果没有孙悟空,就没有吴承恩《西游记》这部小说。第二,《诗话》把唐僧看作是取经的主要人物,所以故事的开端,也由叙述唐僧行状开始。猴行者出身经历,直到“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才以补叙方式略加介绍。杂剧则承袭《诗话》所采取的做法,孙悟空的出身经历,到第三本才进行追叙。而吴氏的小说《西游记》则打破取经故事的传统格

局,不仅把关于孙悟空出身的描写,由原来作为穿插而存在的“隐蔽”环节,一变而为重要的显现情节,置于全书的开篇处。这种布局显然是和吴承恩的整体构思和象征主旨密不可分的。

人们常说《西游记》是一部很“复杂”的小说,其实,这“复杂”并不在于人们所说,是题材本身的局限性和吴氏所处时代的局限。《西游记》的“复杂性”,正在于它是以庄严神圣的取经的宗教故事为题材,但在具体描写时,却使宗教丧失了庄严的神圣性,它写了神与魔之争,但又没有严格按照正与邪、善与恶、顺与逆划分阵营;它揶揄了神,也嘲笑了魔;它有时把爱心投向魔,又不时把憎恶抛掷给神;并未把挚爱偏于佛、道任何一方。在吴氏犀利的笔锋下,宗教的神道佛从神圣的祭坛上被拉了下来,显现了它的原形!“大闹天宫”这则故事,带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可以说是在主旨上为整个作品定下了基调。在取经途中,孙悟空的英雄形象又增添了新的光辉,他的“抗魔”斗争可以说是“大闹天宫”的继续。而且事实上在取经征途中,孙悟空对待诸神佛道,仍然是桀骜不驯,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捉弄与揶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至于吴氏在小说中极聪明、极俏皮、极轻松地描写的那些妖魔鬼怪同天上诸神道佛的微妙关系,更不仅只是为了博读者一粲,它多数寓讥讽于笑谑。这里显示了吴承恩的宽广的精神视野,他把对宗教批判的锋芒转到了另一角度:原来宗教从来是与蒙昧主义相依为命的。他们所编造的谎言,句句都要人当作真理般信仰——神是正宗,魔是异端,实际情况却大谬不然。吴氏在这里,只是撩起了幕布的一角,让人们看到神魔的关系,原来就是纠缠不清的,有时简直就是二位一体。它的讽喻蕴涵,似乎也不难把握。作者喜爱孙悟空身上的魔性甚于他身上的神性。另外,牛魔王虽然喜新厌旧,停妻再娶,但他那憨厚浑直之

态也颇能令人解颐;平顶山的精细鬼、伶俐虫,写得妙趣横生,十分逗人喜爱。看来,吴承恩对于神魔从不存偏见,也没框框,只是在娓娓叙述奇幻瑰丽的故事时,顺便给人物抹上一些谐谑的色彩。

创作《西游记》是吴承恩的一次精神漫游,想必在他经历了一切心灵磨难之后,他更看清了世人的真相,了解了生活的真谛,他更加成熟了。

当然,吴承恩对生活并未失去爱,小说处处是笑声和幽默,只有心胸开阔、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处处流露出一种不可抑制的幽默感,他希望他的小说给人间带来笑声。《西游记》并非是一部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他富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温馨的人情味。讽刺和幽默这两个特点,其实在全书一开始就显示出来了,它们统一于吴承恩对生活的热爱,对人间欢乐的追求。

《西游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名著,它问世以后即产生广泛影响。明清两代,续作、补作《西游记》的小说有多种。著名的有明末董说写的《西游补》十六回,明末无名氏写的《续西游记》一百回,清初无名氏写的《后西游记》四十回等。《西游记》故事在清代还被改编为戏曲搬上舞台,一直到现代,《西游记》故事仍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三打白骨精》、《闹天宫》、《真假美猴王》是经常上演而受到观众喜爱的剧目。

《西游记》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瑰宝,随着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西游记》也被更多的外国朋友所喜爱。早在本世纪初,西方汉学研究先驱之一、英国剑桥大学文学教授 H·贾尔斯所著《中国文学史》就专辟一章,评介了《西游记》及其作者吴承恩。1913年,蒂莫西·理查德出版了一本题为《赴天堂之使命》的书,是《西游记》最早的意译本。1977年开始,芝加哥大学

的文学和宗教学教授余国藩首次出版了他的《西游记》四卷本第一卷,1983年最后一卷问世,终于使整个英语世界的读者第一次得以欣赏《西游记》全貌的风采。

最后,谈谈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新版《西游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摄影的胶卷,并参考清代六种刻本,校订整理的。初版于1955年,以后印过多次。明崇祯年间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是接近世德堂本的较早刊本,初版整理时未能见到,后又用此本作了校核,订正了一些文字。该书注释是黄肃秋先生生前所做,为保持原貌,这次出版未做任何改动。

宁宗一

1994年10月18日

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

本书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就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摄影的胶卷,并参考清代六种刻本校订整理的,初版于一九五五年,以后印过多次。这次重排,又用世德堂本作了复校,并用明崇祯本作了校核,改正了初版的一些疏误。

世德堂本原书我们不曾看见。据胶卷,这个本子刻于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距作者吴承恩去世时不过十来年;虽不一定是最初刻本,但在今天所见到的许多刻本中,却是最早的。

我们所参考的清代六种刻本是:

- 一,《西游证道书》(清初刊本);
- 二,《西游真诠》(清康熙丙子〔一六九六〕原刊本);
- 三,《新说西游记》(“晋省书业公记”本,卷首有评注者张书绅所作“西游记总论”,署清乾隆戊辰〔一七四八〕七月;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其有堂本。两本差别甚大。)
- 四,《西游原旨》(清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护国庵板);
- 五,《通易西游正旨》(清道光己亥〔一八三九〕德馨堂本);
- 六,《西游记评注》(含晶子评注本)。

明崇祯年间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是接近世德堂本的较早刊本,初版整理时未能见到。这次我们用此本作了校核,订正了一些文字。

从校勘中看出,世德堂本较清代各种刻本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的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除了“书业公记”本《新说西游记》外,其他清代刻本,实际上是世德堂本的删节本。世德堂本中的许多描写景色、人物、战斗场面的极具风趣的骈辞韵语,在这些刻本中,基本上都已删去;其他叙写文字,也作了大量删削。“书业公记”本《新说西游记》虽然是世德堂本系统的本子,没作删节,但有刊漏和改动之处。例如,第七十二回写孙悟空变作一只饿老鹰,世德堂本有一段韵语:

但见:毛犹霜雪,眼若明星。妖狐见处魂皆散,狡兔逢时胆尽惊。钢爪锋芒快,雄姿猛气横。会使老拳供口腹,不辞亲手逐飞腾。万里寒空随上下,穿云检物任他行。

这段韵语,清代各种刻本(包括《新说西游记》)都没有。第四十五回写虎力大仙拜求金丹圣水,世德堂本有一段韵语:

诚惶诚恐,稽首归依。臣等兴教,仰望清虚。灭僧鄙俚,敬道光辉。敕修宝殿,御制庭闱。广张供奉,高挂龙旗。通霄秉烛,镇日香菲。一诚达上,寸敬虔归。……

这段韵语,除《新说西游记》外,别本都没有。“香菲”“书业公记”本作“香焚”,不仅失韵,意思也不好。

第二,世德堂本中有一些方言,清代各种刻本作了删改。例如,第二十六回写猪八戒在唐僧面前讲孙悟空坏话,世德堂本作:

……树死了,又可医得活?他弄个光皮散儿好看,者着求医活树,单单了脱身走路,还顾得你和我哩!

“者着”是方言,“书业公记”本改作“托着”,别本却根本没有这两

个字。第三十四回写两个小妖摸寻宝贝时的举动,世德堂本作:

都去地下乱摸,草里胡寻,吞袖子,揣腰间,那里得有。

“吞袖子”的“吞”是方言。清刻本都作“各袖子”。第九十四回写唐僧骂孙悟空的话,世德堂本作:

我们十节儿已上了九节七八分了,你还把热舌头铎我?

快早夹着,休开你那臭口!

“把热舌头铎我”的“铎”字是方言。“书业公记”本作“把热舌头缠我”,《西游真诠》作“说这样混话”。

世德堂本的特点之一,还在于它保留了淮安方言,因而在叙述上使文字更生动,更形象。例如第五十三回写猪八戒饮子母河水后,

……渐渐肚子大了。用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不住的骨冗骨冗乱动。……

“骨冗”本是淮安方言,形容婴儿在母腹内蠕动。现代语字作“咕容”。但清代各种刻本都改为“骨突”。“骨突”是形容水沸时的声音,和形容蠕动的“骨冗”,意思是两回事。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世德堂本更接近于作者的手稿本,因而是可贵的。——举例的这些方言,在本书中都有注解,这里不多作说明。

第三,世德堂本有一些形容描写之处,清代各种刻本也与之不同。例如,第二十三回写猪八戒偷看四圣所化的妇人,世德堂本“饧眼”二字(饧读 xín。饧眼是指眼睛发涩、眯成一条缝的样子),大多数清刻本都作“睁眼”。第二十七回写孙悟空被贬退要下拜辞行时,唐僧拒绝不受,世德堂本作“唐僧转回身不睬,口里唧唧哝哝的道”;清代各种刻本都作“唐僧转回身下拜道”。第三十回写龙马战妖失败后的情况,世德堂本作:

却说那小龙潜于水底,半个时辰,听不见声息,方才咬

着牙,忍着腿疼,跳将起去,踏着乌云,径转馆驿。

清代各种刻本都没有其中“咬着牙,忍着腿疼”这七个字。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根据世德堂本整理本书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世德堂本虽有许多好处,却也存在一些缺陷,因而我们又取其他各本的优点,给以增补和校订。例如,补出了关于唐僧出身的叙述,更动了八十一难历难的“总帐”。

世德堂本对于本书主角——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龙马——的出身,都有详细的叙述,但关于唐僧的出身,却反而没有,只在第十一回中,用二十四句七言韵语,作了一个极简略的介绍;这与第十四、第三十七、第四十九、第六十四、第九十三、第九十四各回提到唐僧的地方,很难呼应。尤其是第九十九回总结唐僧经历的灾难,其中前四难——金蝉遭贬、出胎几杀、满月抛江、寻亲报冤,因为前文缺乏叙述,找不出来历。唐僧出身的故事,宋元时代民间已普遍流传,作者似不会不予吸收。很可能原书是有一段叙述唐僧出身的故事的,世德堂本把它刊落了。明崇祯本情况与世德堂本相同。其后,《西游证道书》本补出了这一段;《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各本,都照着补出。虽然补出的文字没有什么描写,没有像各回所有的那些韵语,内容上还有重复和前后不能照应之处,例如,补出的这段(现作为“附录”)写唐僧的师父是法明长老,第十一回韵语中却说是迁安和尚;又如,补出的这段写陈光蕊贞观十三年中状元,中状元之后才招亲,而第十二回写他的儿子唐僧应荐设道场竟也在贞观十三年等。但这些究竟是较小的问题,前面所说的那种较大的缺点没有了,整个“西游”的故事也完整了。因此,初版时,我们就根据

“书业公记”本把这一段补了出来,作为第九回,并将世德堂本第九回到第十二回四回文字,并作三回,分回和回目,均改从《西游真诠》各本的第十到第十二回。这次重排,考虑到补出的这一回既然不像是吴承恩的原作,所以便把它作为“附录”,排在第八回之后,第九到第十二回,仍然恢复世德堂本原貌。这样处理,既弥补了世德堂本情节上的不相照应之处,又保持了它的完整性,可能较为妥当一些。

所谓八十一难,除了前四难外,都是写唐僧到西天求经的途中遭遇。事实上,八十一难只由四十几个故事所组成,并非八十一个故事。把哪一些故事由一个故事拆成几个“难”,各本都有出入。我们在对照参详以后,觉得“书业公记”本安排得比较合理,也最接近全书的叙述情况,因此就采用了它。这一篇“总帐”,其中第一到第九,第十二到第十七,第二十到第二十三,第五十三,第七十八,和世德堂本是相同的,其余的都不相同。

除了上述的两个主要的变动以外,我们还参考各种刻本,校补了世德堂本一些文字词句上显著的错误和缺漏。例如,第四十七回写灵感大王要吃陈家的小孩,孙悟空和那老者一段问答,世德堂本作:

行者道:“要吃童男女么?”老者笑道:“正是。”行者道:

“想必轮到你家了?”

那老者这时候的心情,似乎不会“笑”,我们就根据《西游真诠》删去“笑”字。第七十九回写孙悟空烧了清华妖洞之后,世德堂本作:

这里才喝退土地,同寿星牵着鹿,拖着狐狸,对国王道

.....

清华妖洞距离比丘国城池有一段途程,比丘国王又没有到清华

妖洞来,孙悟空似乎不能立刻和国王谈话,我们就根据《西游真诠》在“拖着狐狸”句下加了“一齐回到殿前”六字。第八十三回写唐僧被妖摄去,孙悟空眼中流泪,猪八戒只在一旁发笑,世德堂本有这样两句:

八戒见他垂泪,吓得仰天大笑。

“仰天大笑”似乎不应由“吓得”而来,我们就根据《西游真诠》把“吓得”改作“忍不住”。

世德堂本和清代各种刻本均误的一些地方,这次依据明崇祯本加以订正。例如,第一回写石猴跳入水帘洞之前,世德堂本和《新说西游记》有一首五言诗,最后一句“天遣入仙宫”,“天”字世德堂本作“王”,《新说西游记》作“正”,都不妥当,这次据崇祯本改“天”;第二十二回写卷帘将自述生平的那篇韵文,“饶死回生不典刑”一句中的“典”字,世德堂本和《新说西游记》均误作“点”,这次据崇祯本订正。

又,从胶卷中看出,这部世德堂本,本身有许多残缺。例如,其中“料字第十六卷”(从第七十六到第八十回),书页上就印明是用较晚出的“书林熊云滨重镌”的本子补的;第九十一回至第一百回皆为“金陵荣寿堂梓行”。又如,第十四回,第四十三回,第四十四回,第六十五回,第八十七回各回,都有残缺;这些残缺之处,我们都根据“书业公记”本把它补齐。

此外,也还有若干问题,仍然存在。例如,第八十八回写豹头山距城七十里,第八十九回却又说距城三十里,程途远近,显然矛盾。这一类的问题,不论从世德堂本,或从其他各本,都不能解决。只好保持原文,不加改动。

初版本的注释,主要侧重于口语方面,比较简略。为了读者阅读的便利,这次除口语方面续有增补外,其他方面的内容,也作了一些补充。

本书初版本的校订整理工作,由黄肃秋同志担任。这次重排,除黄肃秋同志外,陈新和王思宇同志,也参加了校订工作。初版和这次增补的注释,均为黄肃秋同志所作。

在这次校订过程中,路工同志提供了他用崇祯本校核初版本的成果,革命历史博物馆惠借了崇祯本《西游记》;注释工作中还得到了吴晓铃、季镇淮、魏建功等同志的帮助,我们都衷心感谢。

本书的整理工作,一定还存在错误和缺点,热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以便今后改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十月